

"追毒犯不会顾虑那么多"

中国第一支缉毒队队员施祥宁26年前追捕毒贩时牺牲;妻子未再嫁,每年给丈夫写信

■ 对话人物

中国第一支缉毒队队员施祥宁的妻子孙洁,48岁,现任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公 安局民警 二级警督

孙洁和施祥宁是新中国第一支缉毒队队员。1982年,他们加入缉毒队伍, 在云南边境上堵截毒品。1986年9月27日,两人领结婚证的第三天,施祥宁为 了追赶一个跳入河中的毒贩牺牲。施祥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一等功臣。 此后,孙洁也没有再婚。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



5月9日,身穿警服的孙洁笑得很爽朗。她说,同事现在喊她"孙哥"。 新京报记者 张寒 摄

■ 对话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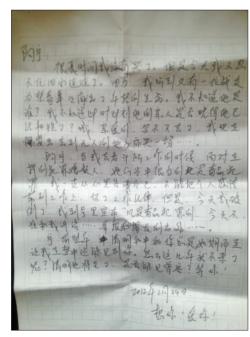
孙洁觉得自己越来 越中性化。她留着干练 的短发,爽朗,爱笑。她 说同事们现在都叫她 '孙哥"

26年前,她曾特意 留过长头发。当时,她的男友施祥宁说,要结 婚了,头发留长了盘起 来好看。

孙洁讲起施祥宁,常 会流着泪笑。她说,自己 现在生活得很快乐。经 历了很多年的痛苦之后, 她现在心境平和。

这样,真的挺好。她 说,你们要相信我。

在6月26日国际 禁毒日之前,孙洁接受 新京报记者采访,追忆 已离开她26年的丈夫。



丈夫已去世26年,孙洁仍坚持给他写信。



这个事情是拿命来玩的。我记得我们当 时堵卡,四个人出去,只有三个人有防弹衣。 我说我走在后面,你们三个人穿防弹衣。他们 说不行,后来大家都不穿。这些事情我们每一 个缉毒队员都经历过,都不会放在心上。



定格在26岁

新京报, 你每年都会 给施祥宁写信,大概写了 多少封?

孙洁:每年都会写 遇到开心的,不开心的,就 会写两笔,然后直接烧给 他,具体多少封我不记得。 我只记得他离开我26年还 差几个月.有8200多天。

新京报:还会常常想 起他吗?

孙洁:曾经一段时间 感觉很颓废,后来,随着时 间推移,自己也在不断地 调整,更多的是把他埋在 心里,但是常常一有个什 么事情,就会想到他。尤 其是又有缉毒民警牺牲的 时候,我会偷偷哭。我想 到那些民警的亲人,他们 要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我 就心里特别难受。

新京报:你说他们有 好长一段路要走,你这段 路走了多长?

孙洁:一直走到现 以前,我看到街上有 人长得像他,就追啊追 啊。现在也会这样,前几 天,我看到一个人的背影 特别像他,我就呆呆地 然后,那个人快要转 脸的时候,我把眼睛闭起 来,我跟自己说,"不要看 到他的脸,万一脸不像就 失均了

新京报:你想象中的他 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孙洁:对,就是一个定 格,永远在26岁。

"能忘了更好"

新京报:在你的印象 里,施祥宁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孙洁:人很忠厚,生 活上很勤俭。他很老实, 就是见到领导让位子这个 小动作他一直没学会。自 己的宿舍井井有条,身上 放一把零钱,一毛、两毛, 他也会把它折得整整齐 齐。皮肤稍稍有点黑,个 子1米72。他的头发浓 黑,特别密。往左一梳,就 全部拢到左边,往右一梳, 又全部拢到右边。他那么 好的头发,就舍不得有 把好梳子,断了绑起来继 续用

新京报:想起他,最常 回忆的是什么?

孙洁:经常想着他看 到我回来,笑眯眯的样 子。还有他喝水时,不好 好喝,总是来回地转手里 的杯子,现在看到杯子就 会想起他喝水的样子。 也会想,如果他还在,我 会过另外一种生活。我 这个性格,也不会这么中

新京报:会不会慢慢 淡忘了他的模样?

孙洁:没有想过,要是

能忘了更好。这个是真 话,这真的是从来也不需 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新京报:和他在一起的 习惯有没有至今未改的?

孙洁:抽烟。当时我 们熬夜蹲坑,抽烟可以驱 蚊子。后来,他走了,这个 习惯我一直留着,也没有 再戒。

"我理解他当时的举动"

新京报:那时,他跳进 河里去追那个毒贩,平时 他水性好吗?

孙洁:祥宁的水性不 我们缉毒民警在追 逃犯时,就觉得一定要把 毒犯抓住。他看到毒犯 跳进去,不会顾虑那么 多。我也经历过类似的 事,所以我理解他当时的 举动

新京报:他的遗体过 了半年才找到?

孙洁:半年时间。9月 27号跳进去,3月份才找 到。他被压在一个大青石 下面,卡着,浮不起来。等 旱季水干了才发现,已经 是遗骨了

当时,找到遗骨,他们 问我看不看。我说不看 了,留个美好的印象在心 里。后来,我让他们把遗 骨的照片也毁了,就是枪 和皮带的照片还留着。还 有他生前戴的帽子,我也 留到现在。

新京报:那半年应该 是最难熬的?

孙洁:这段时间可以 说已经不是正常人的生 活。我常常喝酒,白兰地 里面放点糖,咕咚咕咚全 部喝下去。那时候,觉得 醉了直好,还能看到他。

新京报:当时,没有找 到他的遗骨,应该也会想 着他可能活着?

孙洁:我自己也是做 缉毒的,知道要面对现 实。看到那个现场,我知 道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只 是亲人还在不断地沿着河 找。他们说,也许被冲到 老乡家里了,也许失忆了, 找不到家

新京报:什么时候好 起来的?

孙洁:有一次出去游 泳,我看着水塘子,想起祥 宁,就想往里面扎。我一 头扎进去,结果被人救 我还骂他,你救我干 嘛,我不会感谢你。

然后,我回家了 妈看到我很高兴地说,你 刚才没回来,我们杀鸡了, 鸡头给你留着。我看看那 个鸡头,眼泪就下来了。 如果我刚才死了,妈妈他 们看到这个鸡头,该有多

那是1989年,从那以 后,我彻底打消了死的念 头,那是转折性的恢复。 我就想要好好工作,把眼

泪偷偷抹掉,把深情留在 心里。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新京报:26年,一直单 身,有没有后悔过?

孙洁:没有。也没有 别的人来想,也没有别的 想法。为什么说我们的感 情挥之不去? 因为这种感 情太美好了,不能挥去。 我俩在一起两年,从认识 他到他牺牲,我们两个人 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生 过一次气

新京报:你怎么定义 你和施祥宁的这份感情?

孙洁:应该说是永 恒。其实,是一种幸福。 他长得蛮帅的,现在物欲 横流,可能会发生变故。 我觉得这种结局比较

至少,别人永远得不 到他。 新京报:你觉得这

辈子有这么一段感情足 够了?

孙洁:肯定是足够了, 我觉得是一种完美的结 一回想那么多年自己 局。 曾经历那么深的痛苦和绝 望,还是觉得不堪回首 虽然已经从黑暗的道上走 出来了,但是,阴影还在。 还好,都过去了。

新京报:你觉得作为 第一代缉毒民警,最大的 特点是什么?

孙洁: 执着, 还有大家 之间那种深厚的感情。这 个事情是拿命来玩的。 我 记得我们当时堵卡,四个 人出去,只有三个人有防 弹衣。我说我走在后面, 你们三个人穿防弹衣。他 们说不行,后来大家都不 穿。这些事情我们每一个 缉毒队员都经历过,都不 会放在心上

新京报:当时的主要 工作是什么?

孙洁:我们所在的地 方有146公里的边境线,没 有天然屏障,犬牙交错,毒 贩随时能进来,那时候主 要还是鸦片,没有新型毒 品,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 走村串寨,蹲坑堵卡。到 路口,到隐蔽的地方一蹲, 看到可疑的人就会搜一下 他的包。我的印象中,还 没有空手的时候。

山上的树林很茂密, 我们上山一手拿棍子,-手拿冲锋枪,怕有野兽。 抓毒贩也碰到过危险的

新京报:30年了,作为 第一支缉毒队队员,你最 想说的是什么?

孙洁:我们当年1000 人成为第一批缉毒队员, 30年之后,有的人牺牲 了,有的人离开这个岗 位,也有的人还在继续坚 持。我觉得,我们为了打 击毒品犯罪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青编 田乾峰 图编 田籍 美编 李腾飞 青校 田秋霞